

和平戰線文叢



金 中 著

幸福和災難



文光書局印行

和平戰綫文叢

幸福和災難

金 中 著

文光書局印行

前記

今年四月，我的肺病復發，從朝鮮前線返國休養。躺在病床上，由於懷念，常使我沈浸在朝鮮戰地的回憶裏。我懷念着戰友和朝鮮人民，因而陸續寫了些『戰地散記』，現在把它們湊起來，便成了這一本小冊子。

金 中

一九五一年十月於上海

目次

前記

幸福和災難……………一

索還血債……………一〇

我愛孩子……………一八

戰地憶戰友……………二三

中坪里之夜……………三三

聯絡員……………四一

這樣的戰士……………四七

我們的房東……………五五

押俘記……………七五

在朝鮮……………八四

幸福和災難

我們三個人，離開了××里，趕回本部去。天剛黑動身，到了黃昏時刻就走迷了路，在山溝子裏打了好幾個圈子，還是找不到一條路可走，心裏急得要命。我爬上了山頂，四下一望，希望發現一點火光，找個老百姓問問路，剛碰上月暗夜，到處漆黑一團，祇有遠處從敵機上投下來一兩盞照明彈，撲的亮一下，忽的又滅了，什麼也看不見。我拿出羅盤，放在膝蓋上捉摸了一會，燐光針在黑暗中跳動，轉了一下停在『北』上，一辨砲聲，是在東面。我下了山，和他們一商量，不管有路沒路，決定向西走。老汝是個出色的戰士，什麼風霜雨雪、艱苦困難都經歷過，這樣偶然走迷了路，失去聯絡，他滿不在乎，祇是愁遲到了本部，怕會耽誤任務。但是聯絡員小金，是個在東北出生的朝鮮人，

翻身農民，他還是頭一回來到朝鮮，工作挺熱情，沒有經過戰鬥考驗，尤其從沒碰到過這樣情況，因而，有點緊張。我讓老汝走在頭裏，小金走在中間，我走在後頭，順着一條田隴直往西走。

走了約莫半小時，仍舊沒有一點頭緒，祇是砲聲越離越遠，大概方向沒攪錯。每走過一家老百姓，不管它房子有沒有炸倒，屋子裏有沒有人，我們總停步探望一下，然而每次都使我們失望。小金呆着不動，嘆了口氣：『人都到那兒去了？……難道真的都叫他們殺完了嗎？』

『不會的！他們活着，他們戰鬥着，朝鮮人是殺不完的……我們再往前走！』我這樣回答他。

我們有點餓，也有點累，嘴渴得像裂開了一般，想找一塊地方歇下。雖則四周是那麼廣闊，你要在這上面蓋幾十棟洋樓也可以，但是我們卻找不到一處擋風的角落。三個人緊緊的擠在一起，從乾糧袋裏抓一把炒麵塞進了嘴，再搥

一把雪，閉緊了嘴啣在喉嚨裏，讓它慢慢地送進了肚子。突然——老汝拉住了我的手：『老金！你聽！』

我側耳一聽，一陣『吱吱……』的聲音從正前方送來，由遠而近。我們三個人不約而同地站起來，向前走去。祇見一個老大爺騎在牛背上，趕着一架爬犁往這邊來。小金上前和他招呼：

『阿巴其！窩台客答嘩索？』（老大爺！打那兒來？）

『面引民依員恢！』（面人民委員會——區政府。）

他們咕嚕咕嚕交談了好久，我才知道這位老大爺送公糧到面人民委員會回來，他家就在前面，要我們到他家裏歇一會兒。我們問他到××里該走那條路？他卻擺擺手說：

『同志！你忙什麼？歇會兒再走！』

我們邊走邊講，不一會，他用手指了指：『快到了！就在前面。』我用手

燈一照，祇見一堆廢墟，什麼也沒有。我叫小金問他：『老大爺！你家在那裏？』他指了指那堆廢墟：『這不就是？』我以為老大爺跟我們開玩笑，然而不，他的家確是在那裏，房子雖然炸倒了，但房子邊上還有一個地窖。

大家彎着腰，進了地窖。老大爺點起了燈，我的眼鏡片上頓時蒙上了一陣熱氣，什麼也看不見。這屋子挺暖和。我擦過了鏡片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個暖炕。一個婦人偎着一個約莫七八歲的男孩子熟睡着。老大爺攤攤手叫我們：『安茲西姚！』（請坐下）又給我端了一木盆還騰着熱氣的山藥蛋：『卻普斯西姚！』（請吃！）我們真是打心裏感激，不知該對他說些什麼好。但他還說：『同志！很對不起，還剩下些山藥蛋。吃吧！』

胡亂地吃了些東西，我們急着要走，但老大爺硬留住我們，說是到××里還有十來里路，天明走也還不遲，既來到了這裏，大家談談多好！我想天明趕去也還來得及，黑夜裏要是摸錯了路那更糟；再說老大爺這樣誠意留我們，走

了也不好意思。

老大爺非常健談，可惜他不會講中國話，而我不懂朝鮮話，祇能借助小金的翻譯。有時他說得很激動，雖則我不懂他的話，但他鏗鏘有力的聲音，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。每當小金將他的話翻譯完畢，我禁不住撲過去拉住他的手。

他說：『同志！你喜歡這樣陰黯的地窖嗎？』

我搖搖頭。

『對呀！誰願意住這種地方呢？……同志，你想聽聽我們以前的生活嗎？』
我點點頭。

『……以前日本鬼子統治的時候，我連手指那麼寬的田地都沒有，整年給地主抗活，打下一百斤糧食，九十斤給日本人和地主，剩下的連做種都還不夠。我被逼得沒路可走，帶着一家老小逃上了山……晴天一聲霹靂，日本鬼子投降，蘇聯紅軍解放了我們，金日成將軍回到了平壤，我們就有了好日子。』

他站了起來：『同志！我領你去看！』

他拉着我的手，跨出了地窖，踏在他家的廢墟上，他遂樣的指給我看。在他家門口有一堆黑灰，他指着說：

『同志！你看！過去我家的草垛堆得齊屋高，你老遠的看過來，祇見金黃色的稻穗，看不見屋頂……金日成將軍給我們分了地，一年收成，可吃二年，交了百分之二十三的公糧，其他什麼全是我們自己的了……』他撈起一把黑灰抓在手裏：『你瞧！美國侵略兵把我們金黃的稻穗變成一堆黑灰！』

屋旁是間倒塌了的牛屋，屋柱和牛槽燒得焦爛。他把我拉到他的跟前說：『這兒原來是我們自己住的小屋，解放以後，我們蓋了這新屋，就把它改成牛屋，牛就在這兒吃草……』

再往前走了幾步，就是他家的炕屋，門階前水泥澆的階石還沒有燒掉。他彎下腰來親切地摸了一摸，再用袖子擦去上面的灰。『這屋階砌了還不到半

年，你瞧還是新的呢！』他跨進了他的『屋子』，不厭其詳的指給我看。『同志！這兒是堂屋，正中放着一張小書桌，我的孫子放學回來，每天在這上面寫字，晚上，我也伏在這上面讀報，頭一抬起，就是電燈；……那間是我兒子媳婦住的屋子，又亮又寬敞，炕席每天擦得亮亮的，人少地方大，他們小倆口子愛怎麼躺，就怎麼躺。沒事的時候，扭開收音機，可以聽到平壤的歌舞劇和金日成將軍的講話；那邊一間是穀倉，五年來，沒有一年不是滿的。……我活了半輩子，做夢也沒想到過還會有這麼好日子。我年紀老了，祇能幹些輕活，晚上到成人學校去讀書，過去我一個字不識，現在也能讀懂報紙。……趕到了節日，我帶着孫子坐火車到咸興去看場電影，再買些東西回來。……我們的日子過得多好，美國侵略兵憑什麼要來破壞我們？這兒那一塊磚頭，那一張瓦片，那一根木頭裏沒有我們自己的血汗？我們親手蓋起來的家園，美國侵略兵隔着我们幾千里，他到底憑什麼要來炸掉我們？……』

我激動地聽完他每一句話，他每說到一件他身邊的東西，我就好像看見它在我面前跳動，一幅朝鮮人民幸福美麗生活的圖畫就展開在我眼前：我好似看見蓋得整整齊齊的屋子，屋內正傳出悠揚的歌曲，孩子跳着進屋去，倒在他媽媽懷裏撒嬌……他們曾經這樣幸福生活過。他們美好的生活，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也不是剝削別人不勞而獲的，而是用着他們勞動的雙手親手創造起來的，他們珍惜自己的勞動果實，那怕是小得像顆針，輕得像根草，都是屬於他們自己的。一個園丁會容忍別人砍倒他親手培植起來的果樹嗎？那麼朝鮮人民會容忍侵略者破壞他們美好幸福的生活，讓災難臨到自己頭上麼？當然不能，一條路，祇有起來反抗：年青人放下了鋤頭、鎚子、筆桿，拿起槍桿湧到人民軍裏去了；女人們拿起鋤頭、鎚子，代替男人們工作；老人們從晒着太陽的椅子上站起來，替部隊帶路、送糧，有的也拿起槍桿跟敵人幹。整個朝鮮像一個巨人似的站起來，朝鮮人民是永遠不會屈服的，正因為他們有頑強的生活的意志，

他們要鬥爭下去，不達勝利，決不休止！

我們整整談了一個晚上。次晨，我雖然覺得有點累，但我從來沒有這樣興奮過，老大爺的話帶給我很大的力量，我懂得了朝鮮人民的心情，也懂得了朝鮮人民對於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熱愛。我向他告了別。這一路上，我們看到了不少紅色的朝鮮文的標語：『保衛我們偉大的祖國！』『爲了祖國！農民們！加緊你們的春耕！』『爲了祖國！勞動者們！加緊你們的生產！』『爲了祖國！人民軍將兵們！努力殺敵！』我在想：『保衛祖國』不是別的，就是爲了保衛他們美好的生活；我們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的目的之一，也就是爲了保衛我們祖國人民美好的生活！

索還血債

部隊離開了長津湖，連續行軍五天，最後一晚上到達東海岸的宿營地時，已經是午夜二點了。

天氣比往日冷，我皮帽子的遮風上和鬚髭上結了一層厚霜，眉毛和眼鏡間也結成一道薄冰，整個兒的臉已凍得失去知覺。我瞧瞧別的同志，也跟我一樣。

那晚上，路程長，大家都已走得很累，兩腿從膝蓋以下好像已被割去了一般，踏在地上，猶如穿了一雙厚底靴。我們到了宿營地，來不及問候房東，也沒有解背包，倒在炕上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醒來，已經日高三丈，我們的身上都蓋上了被子。奇怪！一瞧

原來都是老百姓的。我揉了揉眼睛，推開摺門，向老百姓的炕上探了探頭——兩個小孩兒，一個約莫六、七歲，另一個瞧上去才不過四歲。他倆對着我微笑，那個大的很規矩的向我一鞠躬：『休哥哈斯米達』（辛苦了）。我見這家沒有大人，被子是誰給我們蓋的呢？便問：『主人開西米加？』（主人在家嗎？）

『人民軍隊，』兩個小孩一起回答。那也許是他的父親已經參軍了，但總該還有大人。我正在翻弄着自己的『朝鮮語會話手冊』，打算再問他，那時門兒起處，走進來一個婦人。她頭上頂着一罐水，背上還揹着一個嬰孩，那顯然是他們的母親。隨後又進來一位老大爺，揹着一捆柴火。他們脫去船鞋，上了炕，滿臉堆着笑說：『同志，辛苦了！』一邊又給我端來了洗臉水。我站起接了過來，隨手從乾糧袋裏掏出一把繳獲來的牛肉乾分給兩個小孩子吃。從第一天起，我們就開始撿熟了。

晚上，我們圍坐在他家裏談家常。聯絡員老金替我們當翻譯。我們知道這老大爺姓李，有三個兒子，戰爭爆發後都去參軍了。那婦人是他的大媳婦，三個小孩都是他的孫子。我們都讚他福氣好。老大爺也問我們每個人家裏有些什麼人。我們三個人也不厭其詳的告訴他。他頻頻點頭，待我們說完了，他嘆了口氣說：

『唉！——本來是麼，誰家裏沒有父母、兄弟、姊妹呢？誰不願意像現在我們這樣坐在一起呢？……可是美國侵略兵偏不讓我們過安定日子，不和他們幹，難道再當亡國奴不成？所以我三個兒子都參了軍，我要是年青二十年，也一定和他們幹。……當我們危難的關頭，你們遠離家鄉，來援助我們，我們子孫萬代都不能忘的！』

『同樣，中國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候，朝鮮人民的血也曾流在我們土地上，我們也忘不了的。』